

# 红土地上的“三朵花”

□记者幸菲菲整理



《烽火奇缘》剧照。

## 音乐剧《烽火奇缘》 一朵绮丽瑰艳的山茶花

“烽火奇缘人称颂，阴差阳错意无穷。断续离异寻常事，人情事理两相融……”1989年，赣南大型采茶音乐剧《烽火奇缘》搬上了舞台。1987年，编剧舒龙创作出《烽火奇缘》，经四稿后于1989年演出，这是江西省首部革命历史题材与赣南采茶音乐相结合的剧目，而且全剧没有一句道白，只有如诗的唱词，采取的是一唱到底的形式。这是赣南采茶戏自我超越、摸索戏曲创新发展，以适应观众欣赏心理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大胆探索。该剧参加江西省第二届“玉茗花”戏剧节获演出二等奖，编剧二等奖、导演二等奖，演员黄玉英获主演一等奖与演员龙红获配角一等奖等十一项奖。

### 战争年代的奇曲爱情

在红色赣南神奇的土地上，在1934年至1949年这十五年的历史长河里，从红白结仇，到国共合作，最后内战重演。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悲剧交织在一起，产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。

人品出众的兴国女山歌手、宣传队长胡小琴与古宗明结婚，婚后不久古宗明就参军了。白军进了村，胡小琴身陷魔掌，因不愿给白军旅长唱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山歌，而吞服“锁喉药”。白军旅长恼羞成怒，要对胡小琴下毒手，具有正义感的白军军医罗俊杰救下了她。又因胡小琴相貌与他死去的女友酷似，故罗俊杰对胡小琴顿生爱意，但胡小琴却要等待丈夫。另一方面，当古宗明成为八路军高级指挥官时，被部队的宣传队长百灵所追求。后来当古宗明带着队伍路过家乡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两人造成了误会，胡小琴以为古宗明爱上了百灵，为成全他们而躲藏起来；古宗明未带着妻子，怀着极大的遗憾踏上了新的征程；罗俊杰知道胡小琴依然钟情于古宗明，便悄然离开回了广东

老家；百灵因知道古宗明深爱的是妻子，也决心克制内心对他的爱，切断那一缕情丝……

这四个交织的情爱中有同情、妒情、痴情，情网难挣。而爱情在铁血中萌生、洗礼、变异，成就了烽火岁月里一组奇特的姻缘佳话。

### 红土地上的红色戏剧

“所有的色彩中，我最爱红色。大概是我长年生活、工作在赣南红土地上的缘故吧。了解红土地的历史，听红土地的故事，唱红土地的歌谣。时间长了，听多了，唱久了，对红色的爱好，与日俱增，与岁共长。”舒龙说。他对赣南这块自然的红壤里发生的红彤彤的、光照千秋的历史故事，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从心底里发出了讴歌的激情。于是，他就挥动了如椽之笔，以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这一特殊的文艺语言，尽情地歌唱红土地。他是赣南红土地文化研究专家、一级编剧，从1968年起便致力于红土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，他几乎全身心附在这一深厚的文化沃土上。

开掘这片红色故土，是赣南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。舒龙告诉记者，要振兴赣南文坛就必须寻找赣南的优势，突出赣南的特色，就必须抓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。他的书斋里，近万册藏书和他几十年来跑遍江西各地采访收集的一摞摞笔记、札记，都显示了他的“富有”。丰富资料的占有，外向性格赋予他的随和健谈，使他得以接近无数采访对象并收集了大量的素材，从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。

《烽火奇缘》同样是舒龙一以贯之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作。在这里，他把人物置于历史的紧要转折关头。人物不但显示个人的命运，而且显示群体(民族、阶级)命运。《烽火奇缘》有意选择长征前

夕(1934年)、国共合作(1937年)、延安时期(1940年)和新中国成立前夕(1949年)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，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的内容时，走出了长期奉行的脸谱化、公式化的模式，没有停留在人物表面单一化的阶级性上，即不以简单的阶级来划分好人坏人，而是把视点聚集在人物丰富个性和人情韵味上，从人之常情中引出奇曲情缘，让人耳目一新。正因为“人情事理两相融”，故引起大众心灵的共鸣。

此剧创作的一大特色是，全剧没有一句道白，在“唱”中把叙事、抒情、点化情景有机融为一体；以音乐歌舞形式，将戏剧的传奇性、抒情性、思辨性与哲理性有机地结合，并融采茶传统(客家民歌)音乐与现代音乐于一体，这一切呈现出编剧与导演不愿守旧、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。

结构故事，实际上就是艺术变形本领，就是说按照特定艺术体裁的艺术规范，重新结构生活素材，舍去与主题无关的生活原料，把诸多看去散乱复杂的现象，甚至偶然性事件，进行审美意向的聚合重铸，结构为富有矛盾而又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的完整故事，把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特设的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中来，使人们从特定的视点显现的总体效果中，领略到世态风貌与人生滋味，给读者或观众提供审美再创造对象。《烽火奇缘》就是如此。本来十五年的风风雨雨，硝烟弥漫的战斗，出生入死的搏斗，人际关系的聚合离散，是多么盘根错节，杂沓纷繁。要如实地反映这一烽火历程，该要花费多少笔墨，作者却巧妙将这些烽火历程模糊化起来，推到人物活动的背景中去，只作为显示整个戏剧冲突的生态环境；把古宗明、胡小琴的离合悲欢作为整个戏剧的主体骨架，却又分别生发与交织着古宗明与百灵、胡小琴与罗俊杰间的友谊、情爱与意外奇缘。从而使人们能从中领略到烽火岁月中，人物间的独特情爱关系与人性追求，也透视出这一年代人物的命运变化情景，使人们体味到作者审美意向的艺术感染。又借助一唱到底、载歌载舞的戏剧形式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，便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效果，生出新的艺术活力。

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，如何争取当代观众，这是摆在每一位戏剧工作者面前的难题。《烽火奇缘》讲述的是既古老又出新的故事。当今的观众对戏剧的演出形式提出更高层次的审美要求。他们早已厌恶那些以单一的阶级来划分好人坏人的格局和模式；脸谱化、公式化的人物已被当今观众所摒弃，这样，面对当代观众群，就要求戏剧工作者应率先在戏剧领域寻求一个新的现代视角，对历史题材的戏剧做现代艺术思考。该剧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。导演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的内容时，没有停留在人物表面单一化的阶级性上，而是把视点聚集在人物丰富个性和人情韵味上。着力刻画主人公胡小琴作为苏区广大妇女的典型形象，既表现出她忍辱负重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，又表现为人所共有的之情的人情韵味。在表现形式上，极力追求开放性，采用了以人物为主导的无场次音乐歌舞形式，将戏剧的传奇性、抒情性与思辨性、哲理性有机地相结合，在表现手法上借鉴其他姐妹艺术之长，为我所用。舞蹈融入剧中，形成一种流动的韵律，产生戏中有舞，舞中出戏的审美效应。这些诗化的舞台处理，统一在戏曲写意的审美特征之中，极其鲜明地展示出浓郁的赣南地方特色，该剧不愧为“红土地”戏剧中的一朵绮丽瑰艳的山茶花。

中色彩纷呈的山歌品种，带着一种浓郁的赣南风情，构成了鲜明的红土地特色。

28年前，一批文艺工作者凭着对赣南采茶戏“原生态”的继承和创新，凭着对赣南丰富红色题材的挖掘和演绎，打造出了一部经典力作《山歌情》，连获多项国家大奖。此后，赣南采茶戏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，在政策、资金、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扶持。一个小小的地方剧种以每隔两年出一部大戏的高产频率，屡获国家级大奖。

“当年排演《山歌情》时比较困难，没有经费，也没有这种氛围。当时文艺界的大背景都是搞流行音乐，加上电视普及，戏剧陷入了低迷境地。在去成都演出比赛的路上，旅客听说我们是搞戏剧的，都感到非常吃惊。”赣南采茶歌舞剧院原副院长、《山歌情》音乐主创人员之一的刘洪忠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非常感慨。

但《山歌情》一经亮相，就引起了所有评委的注意。演出结束后，《山歌情》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，原文化部领导当即邀请《山歌情》剧组进京演出。

1993年12月，《山歌情》首次进京，在北京人民剧场公演。随之，诸多荣誉接踵而来——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文化部“文华奖”、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，导演张曼君、主演龙红次年双双获得第1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《山歌情》获国家大奖，极大地鼓舞了赣南文艺工作者的信心，他们潜心创作，助推赣南文化繁荣，佳作纷呈，精品迭出。

《山歌情》是一台高扬主旋律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采茶戏，以独到的选材角度，独具匠心的艺术处理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山歌王贞秀的心灵创伤，并由此揭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情爱恩怨，洋溢着革命战士对命运与生活的抗争和追求。唱词歌舞富于艺术性，自然流畅，风味浓郁，主要角色的表演丝丝入扣，令人叹为观止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神美、人情美、艺术美高度结合的革命历史题材戏剧。



《莲妹子》剧照。

## 采茶戏《莲妹子》 看似清淡幽香

该剧根据罗旋小说《白莲》改编而成。

苏维埃时期，地主鲍信斋为养女莲妹招秋山为上门女婿。秋山是农会秘密会员，新婚之夜，反动派前来抓人，秋山连夜逃走。红军打来了，鲍信斋逃走，留下莲妹看家。

莲妹听说秋山在农会当上了队长，便到农会去找秋山，被思想“左”倾的农会主席秦汉当作地主进行游斗，秋山为其辩护，亦受到秦汉的批评，秋山一气之下，投奔了主力红军。

红军撤离，反动派卷土重来，秦汉负伤，误入鲍家大院，被莲妹发现。莲妹出于阶级本性，抛弃个人恩怨，为其敷伤、送信。秦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答应以后让他们夫妻团圆。

就在救秦汉出村之夜，秦汉又被反动派抓住，众人疑是莲妹告密，使莲妹百口难辩。这时，靖卫团正密谋利用押解秦汉前往县城之机，企图引游击队下山，一举歼灭。莲妹得知后，以图画代替语言告诉游击队莫中反动派“金钩钓鱼计”。这时秋山已回到游击队，将计就计，避开敌人埋伏圈，在另外一个地方拦截住靖卫团，救出秦汉。但莲妹却遭误会，死在自己人的枪下。

1986年10月，采茶戏《莲妹子》晋京演出，1990年该剧获(影剧新作)创作10周年优秀作品奖。

在罗旋的红色系列小说中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热衷于塑造真诚美丽、质朴坚韧的客家女形象，比较男性的嗜杀和尚勇，女性的温婉坚韧显然更适合作者的“仁心”，再加上客家女独特的地位，促成了罗旋颇为特殊的审美观，也体现了他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的独特性。忍辱负重的莲妹，就是这样的典型客家女。作者努力将各种各样的人物写真、写美。这些美是动人心弦的人情美、人性美。作者以质朴的语言，或曲折离奇或平凡无奇的故事来发掘客人身上的优美品质。这些优良品质犹如荷风露珠一般给读者一个清新温情的世界。

清水出芙蓉，于白描中现异彩，清淡中寓深意，纯朴中含余味。首先就“出”在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，以强烈的故事性、人物的独特行动，来塑造熠熠生辉的形象。它既没有描绘那些叱咤风云、气势磅礴的战斗场面，又没有多少渲染，形能悦目，景能融人的外形环境，也没有多少刻画人物融景生情、深思遐想的内心活动，仅仅依靠白描的手法，质朴的语言，却能动人心魄、扣人心弦。此外，富有赣南特色的语言，也使作品增色不少，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，喷发出清香，呈现出的朴素美，却是耐人寻味的。

清水出芙蓉，还“出”在看似平凡的历史往事中，生发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主题，迸发出发人深思的思想光彩。作品没有故作惊人之笔，也没有矫揉造作的粉饰，就使作品在看似平常中显奇崛，看似清淡中出幽香。



《莲妹子》剧照。

(本版图片均由赣南艺术研究所提供)

## 采茶剧《山歌情》 “原生态”的继承和创新



《山歌情》剧照。

《山歌情》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采茶歌舞剧。故事发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：山歌手贞秀在赛歌场上战胜了恋人明生，但她是满仓的童养媳，赛歌后被迫与满仓圆房。贞秀在夏大姐的帮助下参加了蓝衫团，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工作，并在歌声中将满仓送上了前线。满仓在一次执行任务时，将贞秀赠送的印有“山歌大

王”的毛巾丢失。白军将乡亲们赶到村头，追查山歌大王的下落。小和尚、满仓、明生和贞秀争着要当山歌大王，他们在白军的机枪下开始了又一次赛歌。面对死亡，贞秀与明生双双唱出了压在心底的恋情。他们唱着山歌《十二月共产》倒在敌军的枪口下……《山歌情》写出了苏区人、苏区情、苏区魂，表现了牺牲、奉献的苏区精神。此外，剧